

除四害

杂文集

除“四害”杂文集

人民出版社

除“四害”杂文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82,000 字

1977 年 5 月第 1 版 197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1·1565 定价 0.29 元

出版说明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八亿人民压在心头的积怨，火山一样爆发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声讨“四人帮”的怒涛滚滚……，一场清算“四人帮”滔天罪行的人民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王张江姚这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野心勃勃，恶性发作。棍子乱舞，帽子满天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他们正是鲁迅早在四十年前，就号召革命人民“首先应该扫荡的”，“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的一群“横暴者”。事实早已证明历史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横暴者，王张江姚“四人帮”经过灭亡前猖狂的一跳，也就跳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从赫赫有名的什么“旗手”、“理论家”、“金棍子”、“工人领袖”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这是我们的初战胜利。我们还要乘胜前进，勇猛进击。打掉他们的毒牙，撕去包着他们的画皮和虎皮，把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的斗争需要机关枪、迫击炮，也需要匕首和投枪。在除“四害”，庆胜利的日子里，我们把这本杂文集奉献到读者面前。集子里的许多短小精悍、尖锐泼辣、鞭辟入里的杂文，从不同角度、各个侧面，无情地鞭挞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辛辣地嘲讽了他们的卑劣行径。这本集子里我们除了选编报刊上的文章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一些作者的新作。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我们在选编过程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欢迎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一九七七年一月

目 录

- 结帮·篡党·灭亡 金 葵(1)
狂得凶 媚得快 林凤生(4)
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四人帮”的
文明棍 上海第三机床厂 丁鸿元(8)
砸烂“四人帮”的“帽子工厂”
..... 解放军某部 柏 召(12)
“四人帮”“宁要”什么? 宋 华(15)
“四人帮”与座山雕 李 愚(19)
“红纸包里的烂肉”
——斥“四人帮”的“批孔” 蒋和森(23)
从胡适摆弄“大钱”说起 宝耿 光羽(28)
“跳而优则仕”析 崔道怡(31)
“白卷”与“教唆犯” 葵 生(35)
螃蟹其它 尚 弓(39)

王洪文的“标准像” 张 弘(44)

叫嚷“无权”意在夺权	岳维才	(48)
给王洪文对号	沙予	(51)
他究竟和谁“划等号”?	吴庚舜	(56)
何物“春桥思想”	淮安农机厂 大生	(59)
洋场恶少 本性难移	冯国荣	(62)
斥野心家的《有感》	解放军某部 章耀海	(67)
从反经验主义到打土围子	辛工	(70)
贼毕竟是贼	珍	(73)
野心·虚伪·谎话	钟屏	(77)
江青和吕后	装甲兵某部 刘革文	(81)
粉碎江青的皇帝梦	石言	(84)
江青的历史癖与皇帝梦	冯其庸	(89)
江青论“史”与韩复榘老子点“戏”	杨际平	(93)
是“激进派”还是复辟狂	施钟	(96)
全然露狰狞		
——批江青的一首黑诗	于翔	(99)
略论野心家江青“钻图书馆”	温毅	(103)
舞台耍刀与战场刺杀	盘石	(107)
两个“过河卒” 一对黑心肝	燕霄	(110)
江青的一百八十度	于翔	(114)
江青“调”印与袁术“抢”玺	严实	(117)
“国服”与窃国	盛祖宏	(120)

- 何物“自由神” 沈 研(123)
江青的买卖 严 江(127)
江青为什么怕看卡普兰?
..... 解放军昆明部队某部 王永安(129)
姚文元的一枕黄粱 童 干(131)
从姚文元找《劝进表》看“四人帮”的
狼子野心 陆 磊(135)
评文痞姚文元的“乘车哲学” 王国安 骆玉明(139)
蓬子转向与文痞扣信 周 雷(142)
“棍子”的变迁 胡文彬(146)
论姚文元的“聪明” 弓 矢(149)
文痞的下场 伯 山(153)

读鲁迅杂文《捣鬼心传》有感 李 元(158)

结帮·篡党·灭亡

金 葵

说起“帮”，人们并不陌生。旧上海十里洋场上，“青帮”、“红帮”曾猖獗一时，流氓、地痞、无赖结成一帮，为非作歹，欺压人民。他们称兄道弟，利害相同，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想当年，独夫民贼蒋介石也曾混迹于“青红帮”中，结交了一批狐群狗党，后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还仗了“小兄弟们”之力呢！

这种为人民所不齿的“帮”，是野心家、阴谋家们颇为喜爱的。搞圈子，结朋党，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在我们党内，王明有他的一帮，“二十八个半”；刘少奇有他的一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林彪也有他的一帮，大小“舰队”。王、张、江、姚也是这样，他们不顾毛主席的一再警告，结成了打不散的“四人帮”。

他们结帮以壮声势。他们互相包庇，狼狈为奸。他们这一个吹那一个是“文艺革命的旗手”，那一个捧另一个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一经粉抹，叛徒成了英

雄，文痞当上了理论家。开起会来，他们要么一个不到，一齐不来；要么“众口一词”、“一人提议，三人赞同”。一个泼妇骂街，又哭又闹，另一个就从旁帮腔，不阴不阳。一个恶狠狠地举起棍子，另一个就蛮横地飞来帽子。四个人抱成一团，彼此贴金，吹吹打打，煞是热闹，似乎天下真成了他们的天下。

他们结帮以拉亲信。就象“青红帮”中“老头子”要收罗门徒以壮大“山头”一样，“四人帮”到处插手，招降纳叛，拚命垒山头，搞宗派。他们以是否忠于“四人帮”划线，这里搞一个圈子，那里搞一个摊子。凡是对他们“有感情”的，则破格提升，给予高官厚禄。凡是与他们“两条线”的，则视若仇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了这样的一帮子，出则有人抬轿吹捧，入则有人密谋献策；进可蜂拥而起，退可互相掩护，这样一来，似乎就可横行四方，成为“拳打天下英雄”了。

他们结帮是为了篡党。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实际上另搞一个“中央”。他们竭力打击、迫害、折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疯狂反对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他们要将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层层”打倒，他们猖狂进行分裂活动，干尽坏事丑事，就是为了“新桃换旧符”，“永

立新天朝”，妄图取党中央而代之，实现他们当“女皇”、当总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迷梦。

然而，结帮抱团并不能表示他们的强大，恰恰暴露出他们的虚弱。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孤立得很，广大群众早已与他们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他们积怨极深，人心丧尽。一声春雷，他们的黄粱美梦就顷刻破灭了。

结帮篡党，自取灭亡，这就是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必然下场！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贊成分裂。战胜了“四人帮”，我们的党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必将更加团结，更加坚强，阔步奔向更加光辉灿烂的前程！

（载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原载《解放日报》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狂得凶 媚得快

林 凤 生

《红楼梦》中“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诗句，形象地刻画了贾迎春的丈夫、那个“应酬权变”而又残忍毒辣的孙绍祖的丑恶面貌。今天，我们将这两句诗移赠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很合适的。

中山狼狡猾成性，善于伪装。多年来，“四人帮”乔装打扮，历历在目；阴谋诡计，花样繁多。这伙老投降派、党内走资派的典型代表，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打着“左派”的旗号，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正确路线的代表”等等。招摇过市，借以唬人、骗人。

中山狼残暴毒辣，“得志”时，吃人害命，猖狂至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得志”之时，是何等猖狂啊！但是他们越狂，越是撕去披在外面的一层层“美丽”的外衣；他们越狂，越暴露了那残忍恶毒的狰狞面目。

请看，这帮反动家伙的“四狂”：

“四人帮”是阴谋狂。他们诡计多端，狡诈成性，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明明是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分裂党中央、反军乱军等等。但他们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弄权术，摇身一变，嫁祸于人，反而自命“一贯正确”，以“功臣”自居。有人说狗头军师张春桥是：两腮尖无肉、两眼放邪光。逼真地活画出这个资产阶级阴谋家的丑象。

“四人帮”是整人狂。他们开了两个反革命的“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这两个工厂是专门整人的。你要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就利用他们开设的两个“工厂”，给你大戴帽子，大打棍子，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右派”、“投降派”、“民主派”等等，对你“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一棍子打死。“四人帮”这群狠毒的中山狼，还用十分卑鄙的手段，捏造罪名，陷害好人，他们以为捏造的东西，只要重复上千次、上万次，就可以变成真的，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他们的残暴手段，千百万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是深有体会的。广大革命者对

此早已恨在心里，大家坚信：四害横行终有日，除害灭虫定有时。

“四人帮”是野心狂。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曾写了一首署名为“琅玕台”的黑诗，什么“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披露她梦想突“奇峰”、“露峥嵘”、当女皇的狼子野心。一九七四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这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彻底揭露。权欲膨胀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并不罢休，反而变本加厉，野心勃勃。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你看，这个梦想当吕后、武则天；那个梦想当总理、委员长。你听，他们大喊大叫要准备发生“重大政治事件”，要留着胶卷和苹果，迎接他们的“盛大节日”。真是“乱哄哄，你吹我打闹登场。”殊不知，闹来闹去，原是黄粱梦一场。

“四人帮”是复辟狂。这帮反动的家伙，搞阴谋、狠整人、野心勃勃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中国重演苏联变修的悲剧，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了搞“克己复礼”，他们那个复辟的“劲头”，比几千年前的孔老二还要凶，比当年的刘少奇、林彪还要狂。他们疯狂迫害伟

大领袖毛主席，疯狂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阴谋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帮中华民族的大敌，恨不得一口吞下万里河山，恨不得在一个早晨把八亿神州变成他们的“帮”天下。这真是：异想天开复辟梦，自掘坟墓自埋身。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英雄的十月，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华主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创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敬爱的领袖华主席；大江南北，纵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开始了新的光辉的一页。

《红楼梦》中还有盛传的诗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再移赠给“四人帮”也是很合适的。在革命人民的凯歌声中，王张江姚这帮阴谋狂、整人狂、野心狂、复辟狂，永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 “四人帮”的文明棍

上海第三机床厂 丁鸿元

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一个“假洋鬼子”，他手持“哭丧棒”，欺世盗名，横行霸道，人称他是“里通外国的人”。这是颇有道理的。

“假洋鬼子”这个未庄大地主的儿子，为了“借革命以营私”，以剪掉一根辫子的代价而“留学”东洋，学了几句洋腔，于是就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盛气凌人，作威作福，动辄就举起手里的“哭丧棒”打人。在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又以拉掉一根假辫子的代价而结识城里的“革命党”，钻进革命队伍，挂起了“银桃子”，俨然以“革命者”自居，招摇撞骗，吓唬别人，随时扬起手里的“哭丧棒”——“不准革命”，对革命者实行无情的打击。当他一旦打进革命队伍，就勾结赵太爷、赵秀才和帮凶的二流子赵白眼、赵司晨之流镇压革命，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个向往革命、要求革命的贫苦农民阿Q送上了

断头台，完成了帝国主义不能完成的“事业”。可见，“假洋鬼子”是个凶残横恣、狡猾阴险、惯于伪装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地地道道的“里通外国的人”。

鲁迅的《阿Q正传》写于五十五年前，那时的“假洋鬼子”，大概早已呜呼哀哉了，然而这种“挂新招牌以自利”的“革命党”，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前不久，被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的“四人帮”，就是今天的“假洋鬼子”。这伙“假洋鬼子”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昔日的“假洋鬼子”的骗术权术，“他们挂起了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竟然厚颜无耻地把洋大人送给他们的那些称号，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什么“文革派”，统统接了过来，大肆炫耀，俨然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宣称自己是伟大领袖的“学生”、“战友”，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红色秀才”。一条条“红带子”往身上挂，一层层油彩往脸上揩。这一切，借用鲁迅的话，不过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剥开画皮露真相，尽管“四人帮”以“红带子”替代了“银桃子”，用“文明棍”替代了“哭丧棒”，然而花样翻新，骨子依旧。当年“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欺压群众，不准别人革命；今天“四人帮”是以“文明棍”用来镇压